

FREGA MEETS SUNDAR



FERDINANDO FREGA

FREGA 遇见 SUNDAR

THE COMPANY · 11

从雷焦卡拉布里亚到金奈，追寻Sundar Pichai的足迹。

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，我认真地想过：他他妈的到底是谁？人人都在谈论他。他几乎取代了那位拿撒勒人——只不过他没有两千岁。他才54岁，来自那片名叫印度的壮丽土地。

世界上唯一——一个呼吸着英语空气、却生活在亚洲文化与优雅之中的地方，22种语言交织在一起，将近15亿人常住于此。

言归正传：这个名字和一家叫ALPHABET的公司连在一起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以为那是为世界上的文盲设立的某种联合会，为那些从来没有福气学会读书写字的人。后来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全错，因为它做的恰恰就是这件事——只不过那些文字、阅读和文学都住在网络里，而网络使用两种代码：人类的十进制和算法的二进制。

我好奇，想弄懂这个人，于是像吉卜林那样，坐上火车，从雷焦卡拉布里亚一路到了孟买——从前人们叫它Bombay，如今叫它Mumbai。

我的目的地很明确。他们在金奈等我，那是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，会所的兄弟们会接待我。大家都知道——从英格兰总会所往下，人人都知道——Frega兄弟每个月靠70美元生活，从不习惯向任何人开口要任何东西。

我终于到了。他们在等我，要带我去他们家，但我谢绝了，想自己租个房间。住三天在我的经济能力之内，也符合我的预算。

我只有几个小时来熟悉这个地方，REGUNATHA就来接我了。我们去哪儿？

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。

我们一到，刚进大学的第一道门，我就看见一块牌子，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。他们的校训是梵语，译过来是：

成功来自行动。

接待我们的是两位教授，都是共济会的兄弟，我马上开始向他们打听SUNDAR。我确信他是在马德拉斯读的书，那时他们还只是助教。

教授们承认知道他是谁，虽然实际上他是在克勒格布尔读的书。但在这里，他们说，我们都把他当作自己人。

在谈任何事之前，他们先给我讲了我们身在何处。这里可不是波士顿随便哪个大学校园。我们身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：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还拥有超级计算能力，靠的是IBM Virgo Super Cluster，计算能力达到97 TERAFLIPS。

那见鬼的是什么意思，我一点也不懂。电脑的事我他妈的一窍不通，但我点了点头，因为从他们的语气里我听得出来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光凭这一点，我来这里就值了。

寒暄过后，我们离开了那里，REGUNATHA说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我说：“但愿不是女人。我61岁了，已经不是年轻人了。如今女人是我最喜欢的交谈对象，因为我从她们的创造力和智慧中汲取养分，以这两者为食。”

他说我们要去见一位女士。“不过放心，Nando，不涉及性。她好像非常了解你在调查的那个人，你会看到，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“再说，你知道，我们在成为共济会员之前，先是品行端正的自由人！”

“是啊，不过咱们还是把衣服穿好吧，拜托。” 哈哈哈哈哈。

我们走进她家的大门。一位年轻女子迎接了我们。她大概25岁，但我不觉得她是SUNDAR的女儿——事实上，她是等我们的那位女士的侄女。

她招呼我们坐到她的沙发上。她端来了免不了的茶，可作为一个地道的卡拉布里亚人，我问什么时候开饭。我已经靠喝水过了两天，胃早就罢工了。它还没明白我们不在意大利。

那位女士自我介绍叫RADHA，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问我问题，她早就知道我是谁。

我凑到REGUNATHA耳边低声说：“Radha，就是Zoho的那个？”

他面不改色地说：“不，那位年轻些。这位更有智慧。”

她说她在gillettenarrative.com上读《THE WILKINSON SAGA》读得非常开心。她大概读了20遍，在某些段落里认出了自己——在那位姨妈的形象里。然后，尽管已经90岁，她带着压倒一切的女性魅力问我，书里写的是不是全是真的。

我用一句简单的玩笑回答她：真相和谎言是生活的两种算法，而它们之间是叙事，叙事始终是写下它的那个人的视觉表达。

她笑了，但并不意外。她告诉我，这是我唯一能给出的答案。它不用说出来，就揭示了我是谁。正因为如此， she会把SUNDAR的事告诉我。

他小时候总是画一百个零，谁也不明白为什么。有一天，他在前面加了一个1。我们以为那代表他未来的银行账户。三十年后，他在一家正好叫这个名字的公司工作：Google，源自googol，即1后面跟着100个零。

大家总是随时准备把这个毛病归咎于他母亲做速记员的工作。但那时我们才刚刚开始，今天我们明白了，他生来就有的这个毛病，原来不过是完美。

我们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听说，有一天，他母亲一如既往地好奇，问儿子银行怎么能给他寄来一张有12个零的余额单。他回答：“他们用手写的草体写数字。地方不够。”

我注意到，在讲这些故事的整个过程中，那位女士和陪我的兄弟——也是位上了年纪的人——常常交换心照不宣的眼神。但我只专注于自己在做的事，没有停下来去破解他们的行为准则。

Radha告诉我，Sundar一向很受欢迎，女人们常常陪在他身边，因为他优雅、聪明、有魅力。简直就是我的写照，要不是我们口袋里的差别。

轮到我时，我讲了几个我40年里走遍65个国家的故事：人生的故事、笑话和冒险。那位女士听得那么入迷，竟邀请我们吃晚饭。但我礼貌地决定，接受并不合适。我还没准备好。

我们离开时，她递给我一张小纸条，说：“Nando，想写信就随时给我写。收到你的信我会非常高兴。你可以叫我姨妈——我会感到骄傲。”

REGUNATHA笑得像个疯子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他说他至少有30年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了。我请他送我回酒店，但在那之前，我实在好奇，问了他一句：

“不好意思，你妻子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他想都没想就回答：“她是速记员。”

我差点爆发，但忍住了。这时我请他把我放在酒店附近。我自己找个地方吃饭，第二天就走。

他问我还需要什么，我邀请他——有机会就来卡拉布里亚我家。我会很高兴接待他——让他看看我们卡拉布里亚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做得好的事。

可是，这个故事里的人物，到底是谁？

真实的人。我从没问过他们从哪里来。我只是接受了他们的存在，因为61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——而且我确信，世界不会忘记我。

在那位印度女士的小纸条里，我找到一句话：“想回来就随时回到我这里。永远欢迎你。”下面是她的地址。

第二天我回到车站。火车似乎不愿开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也许它在等我。也许它明白了，在《我的非洲》之后，一个卡拉布里亚人也可以拥有《我的印度》。

Ferdinando Frega

BLADEFREGA · Nando the Scribe